

台灣的未來

洞察書系 6

讀賣新聞記者
戶張東夫著



深入台灣專訪革新派

台灣的未來

洞察書系 6

讀賣新聞記者
戶張東夫著

洞察書系⑥

臺灣的未來

著作人／戶張東夫

發行人／彭懷真

編輯部／地址：臺北市懷寧街62號8樓之2

電話：331-8875

發行所／洞察出版社

地址：臺北市杭州南路1段77巷6-6號

電話：321-4320

法律顧問／葛苗華

地址：臺北市松江路200號402室

電話：511-7104

印刷所／海王印刷廠

地址：臺北縣中和市中正路800號

電話：2231327～9

劃撥／0785532-9 鄭台芬帳戶

行政院局版台業字第3703號

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一月卅一日初版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本書若有缺頁、破損、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定價／150元

目錄

戶張東夫這個人

彭懷恩 1

國民黨應該想一想了!!

7

康寧祥談臺灣前途

時間：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地點：臺北

兩岸談判還不是時候

38

謝長延談臺峽統一

時間：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地點：臺北

國家前途應由百姓決定

61

林正杰談海峽兩岸問題

時間：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廿一日
地點：臺北

黨外組黨乃大勢所趨

黨外人士談臺灣政情

時間：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二日
地點：香港

82

國民黨必須大幅度改革

趙少康談國民黨改革派

時間：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八日
地點：臺北

97

臺灣定要突破政治瓶頸

簡又新談國民黨改革

時間：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九日
地點：臺北

125

國民黨難道是合法的嗎？

江鵬堅談新黨未來

時間：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日
地點：臺北

142

序——戶張東夫這個人

序言

戶張東夫這個人

■ 彭懷恩

有人說新聞記者是沒有國籍的，因為新聞記者都是屬於「事實王國」(Kingdom of facts)的臣民，對事實的忠誠高踰世俗王國之上。從這意義上，戶張東夫和我是屬於同一「國」的人，因為我們都愛新聞事業，而且我們都喜好追求事實真相。

戶張東夫這名字對於海峽兩岸的知識分子及政治人物，恐怕都不陌生，因為他經常報導中國政治事務，透過讀賣新聞這世界上最大的民營報紙，傳到世界各角落。戶張雖然是掛名讀賣新聞駐香港特派員，但他不單純是一位政治記者，還兼具學者的身分。例如他出版的學術著作「鄧小平的戰略」等，獲得許多研究中國大陸問題的學者所重視。目前他在日本所編寫出版的書籍已超過十本，這對於一位天天要面對報社固定新聞壓力的記者而言，戶張的確有他過人之處。

我認識戶張先生可溯自他五年前來臺北參加「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當時他是以學者的身分應邀來臺灣，但却不安於扮演學者的角色，在會議期間新聞記者的「癮」發作了，想對臺灣政治從事一番了解，於是就和我這研究臺灣政治的「觀察者」搭上線。從此，我們就成為同一「戰線」的朋友了。如今，戶張東夫已成為日本報導臺灣政治的權威之一，做朋友的我不謙虛的說，我有玉成之功。

不過，戶張東夫在很短時間內成為臺灣問題的權威外國記者，實有他成功的條件：第一，戶張熟諳中國話，和中國人打交道沒有語言的障礙，這是很多外國駐臺通訊社及報紙記者所缺乏的

；其次，戶張中文閱讀能力強、速度快，在他香港的寫字樓（辦公室）中，訂閱了臺灣重要的報紙及政治刊物，使他能隨時掌握新聞的發展；第三，戶張喜歡交朋友，在臺灣朝野各界，他都有新聞管道，所以很容易掌握事件發展的來龍去脈；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戶張對新聞事件有「上窮碧落下黃泉」窮追不捨的功夫。我常在臺北午夜接到香港來的電話，不用說，一定是戶張掛來的電話，又是在查證事情了！我常開玩笑說，我是戶張在臺北的「特派員」。

戶張雖然是日本人，但他絕不似一般的日本人對中國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民族上）和自卑感（地理上）。在他平日的言談中，對中國人抱着某種歉疚感。雖然戶張是在戰後成長的一代，不必背負中日戰爭的責任。但他基於知識分子的良知，常表達對於中國人的內疚。例如：許多本省老一輩的人士遇到戶張，很自然的用日本話與他交談，戶張都正色的用中國話回答。一次我很好奇的問道：「你爲什麼不願意用日本話回答呢？」他說：「因爲從他們的日語中，勾起我想到日本帝國主義曾經統治過臺灣的痛苦回憶。」從戶張的回答中，常使我深自反省究竟這一代中國人應怎樣對待日本人呢？

戶張對於中國事務的興趣，是源於他在大學時代專攻中國語言開始，自此他與中國事務結下了不解之緣。進入日本讀賣新聞之後，戶張就在國際新聞部門任職，此後兩度調派香港。由於香港是國際大傳播媒體進入中國的門戶，也是東南亞新聞報導的樞紐，所以戶張在這新聞情報重鎮

上逐漸培養出他在中國事務報導及評論的權威地位。

在長期接觸及報導中國大陸的政治動盪及權力鬭爭之後，戶張東夫近年來開始對臺灣事務有興趣起來，主要的原因是他發現臺灣歷經長期權威統治，隨着經濟發展，已迸發出民主政治的火花。他希望透過對臺灣的報導，也能影響到中國大陸。所以他不斷的在香港左派雜誌如「鏡報」、「廣角鏡」；或中立的「九十年代」、「百姓」雜誌上發表有關臺灣政局變化的報導及評論，從這角度來說他已經超越了新聞記者的角色。換言之，他已經「介入」了中國的「改革」，他想爲這十億人的政治機器之「變革」，發揮一點影響力。在他的身上，我依稀看到傳統知識分子那種「知其不可爲而爲之」的骨氣，這是否也是反映中日兩國讀書人都受到儒家文化的影響呢？

被國民黨視爲「左派」的戶張，思想上的確是不同於日本保守的執政黨——自民黨，但他不屬於任何在野政黨，或許「獨立人士」是最好的形容詞。同樣的，他以這立場來報導臺灣政治，他又批評國民黨的保守懼變，又抨責黨外人士的冒進盲動，左右開弓，結果常是兩面不討好。每次來臺灣訪問時，戶張總是喜歡問一些國民黨頭疼的問題，諸如：「蔣經國的身體怎麼樣了？」「究竟國民黨怎麼處理接班問題？」但另一方面，戶張也給在野人士製造麻煩的問題，因爲他喜歡探究：「民進黨的路線紛爭？」「在野勢力的權力鬭爭？」不過在報導時，他承認是會比較同情在野人士，因爲他認爲由於在野人士是處於政治上的弱勢地位，自然應以鼓勵代替責難的態度

來處理臺灣反對運動的問題。

惟戶張評論臺灣政治始終能保持公平客觀的立場。例如他對於一九八六年以來臺灣政治改革，就不吝嗇於贊揚蔣經國的魄力及遠見，同時對民進黨的「羣衆路線」抱持審慎的態度。戶張認為過度激進路線會激起國民黨內部保守反動勢力的反撲，反而不利於臺灣政治的民主化。所以，戶張東夫比較傾向於康寧祥「進步而不急進」的政治態度，在黨外時期「批康」運動如火如荼展開時，戶張在海外多次撰文予以聲援，及一九八六年底康寧祥「東山再起」的選舉期間，戶張一直伴隨老康，儼然是老康的助選人，在這方面又顯出戶張已不是單純新聞記者的角色，他親身介入臺灣民主化運動。

戶張雖然支持臺灣民主化運動，但他却不贊同民進黨內部某些人所主張的「臺獨」，這是因為他對國際政治及「北京」政府立場有深刻的了解。在幾次的反對人士聚會時候，當有人向戶張提到「臺灣獨立」時，戶張都直言不諱的表示：「那是不可能的，你們要面對政治現實。」從這方面來看，戶張不屬於政治理想主義，他很清楚政治是力量競賽的遊戲。戶張常以比喻的口吻表示：「民進黨與國民黨比，簡直是小孩子和大人玩遊戲，國民黨和共產黨比也是一樣。」所以，先要評估自己的實力，再提主張，不要「高估自己，低估對手」，造成親痛仇快的結果。

一九八八年三月戶張東夫即將調返東京本社出任報社要職，但他表示對臺海兩岸的政治發展

所抱持參與觀察評論的角色，仍是一如往昔的熱衷，因為這已經成為他生命的一部份。我覺得戶張對中國政治改革，已經產生不可救藥的使命感，這心理實值得中國知識分子，特別是那些抱「疏離」態度孤芳自賞的讀書人汗顏的。

「臺灣的未來——深入臺灣訪革新派」一書，是戶張先生以中文發表的第一本書，內容是戶張與臺灣年輕一代國民黨及在野政治人物的對談記錄，時間跨越黨外時期到民進黨組黨後，正是臺灣政治巨變的時刻，對臺灣政治的現狀及未來，都有深刻的探索。因此，一九八六年夏當本書於香港「廣角鏡」出版後，對中國大陸發行，不旋踵間，第一版五千本就售完，反映出大陸當權派及知識分子對臺灣事務的渴望了解。「風雲論壇」很榮幸取得這本書的在臺灣的出版權，忝為發行人以及戶張東夫的中國朋友，非常希望臺灣讀者也一起分享這本書的智慧結晶，所以將本書編列「洞察書系」，做為一九八八年對讀者的獻禮。

（附：最近戶張先生在香港即將出版了一本有關蔣經國先生的政治改革，將做為本書的續論，適逢蔣經國總統的突然逝世，戶張先生將補充相關資料後再行出版，敝社將爭取在臺灣發行的版權。）

！了想一想該應黨民國

國民黨應該想一想了！

——
康寧祥談臺灣前途

時間：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地點：臺北

我已經記不清楚第一次見老康是什麼時候了。跟其他的老朋友相比，與他的見面機會並不多。但很奇怪，自結識了他之後，我每次到臺北都一定會拜會他，這似乎已成了一個習慣。在他的寫字樓和他的家裏，我們曾討論過許多問題。透過與他的交談，我無形中知道，也了解了不少臺灣地區的人和事。由於每次均來去匆匆，故一直沒能對他進行一次正式的訪問。為了彌補這個遺憾，這次我特地利用到臺北採訪地方選舉的機會，照例去看望他，並請他重新談談對臺灣黨外組黨問題的看法，對國民黨的意見，以及對海峽兩岸問題的見解……。

臺灣選舉被國民黨壟斷了

戶張：老康你好！今天我訪問你，要了解的東西很多。

康：沒關係，隨你問吧！

戶張：那我們就從上次選舉談起好嗎？

康：關於臺灣的選舉，尤其是上一次的選舉，我看有些問題，我們是不得不加以重新認識的。首先是臺灣的選舉跟政權的更替毫無關係，而且它不是一個正常的所謂政黨對抗的民主選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可以看到，國民黨有一種超越的政治力量，可以壟斷整個國家資源。另外所謂黨外力量，不過是一個想成爲或將近成爲的一個政黨，組織並不十分緊密，對抗力量很明顯不成比例。由於這樣，我們就不能拿正常的民主政治選舉來衡量國民黨與黨外之間的競選關係。

不過，這一次我們可以看出，臺灣幾個黨外人士對地方席位的爭奪，完全以競爭者的姿態出現，與國民黨展開對抗。就拿邱連輝來說，他祇是一個人，但國民黨爲了爭奪屏東縣長之位，從中央黨部到地方黨部，動員了幾乎所有的國家資源和黨、政、軍力量，來爭奪這區區一個縣長的職位。但是邱連輝一個人跟他的支持者，大敵當前，面不改色，正面跟國民黨抗爭，這是很了不

起的現象。再看高雄縣余姓家族，也面臨國民黨強大勢力的抗爭，這一次也贏了。從這可以看出，社會力量給國民黨很大的壓力。

第二點，過去十五年的地方選舉中，每一次選舉大概都有國民黨的人士在場。這樣一來在競爭演說中，蔣經國就不能被批評，大家不敢批評他。這一次却不是了，不止是把元首拿出來說，連元首家族也拿出來說，說得真是透徹，傳單上看到了，演講也聽到了。所以從這些方面來看，臺灣社會已經對元首的家族，凡是與公衆利益有關的，已經可以提出正面的批判了。

正面批判與公衆有關的事件

戶張：這是第一次出現的情況嗎？

康：以前有。那是民國六十四年，也就是一九七五年，十月白雅燦以競選立法委員而散發聲明書，要求蔣經國公佈財產，因而被捕，結果他被判了無期徒刑。

戶張：現在出現這種情勢，可以算是一種突破嗎？

康：這就要看國民黨方面是否已認識到黨外具有這種挑戰和批判？你沒有理由禁止，事實擺在那裏，你就必須正視它。這一次也有所謂的匿名信，不具名的宣傳單，攻擊黨外，捏造事實，

！了想一想該應黨民國

分化離開黨外的候選人。國民黨竟然在選舉的過程當中，將它列爲一項政策性的決定，而且有計劃地成立了一個文宣小組，專做這種事情。這對於一個政黨的道德形象來說，是極大的破壞。還有就是賄選買票的事。他們公開地買票。大家都知道，也抓到了，有人證也有物證，但是國民黨却裝着沒有這回事。

黨外候選人推動民主政治

戶張：那警察方面對這個問題有什麼看法呢？不抓嗎？

康：不抓，不抓，抓了也沒用。如果抓了，以後誰還相信政府？這是從國民黨的立場而說的。就黨外而言，上一次的選舉，尤清在臺北縣、許榮淑在臺中市、陳水扁在臺南縣，他們三個雖然全部落選，但我認爲不能以勝敗論英雄。他們三個人對臺灣的民主政治的開拓有很大的貢獻。因爲這三個縣、市，一向都是處於比較保守的社會形態中的，一般的人對民主政治的認識一直還不夠充分。但是他們願意投身這個選舉，我看他們這種貢獻就是很可貴的。我再舉個例子，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年）許信良經營桃園縣，桃園縣以前雖然也有黨外人士，但對民主政治的影響不夠大。自從許信良在桃園縣當政以後，就發生了三種影響。第一，因爲他在那次選舉中成功

，對國民黨從中央到地方的競選態度和做法，甚至對國民黨裏頭的結構都發生很大的衝擊。以前「黨工」（註：指黨內工作人員）是高高在上的，他們當這些選民如奴才一樣。現在那些什麼黨主任委員，到每個選區去奔跑，參加婚、喪事。以前不是啊，縣長開會，他們就坐在縣長旁邊，甚至縣長講話不合口胃，他們當衆罵他。所以現在地方黨部的這些人，已經說自己是「服務生」了，心態和作風跟着改了。

第二點，因為每經過一次選舉，整個社會的體制也有所轉變。以前認為對的，只因為人們對民主政治的認識不夠，或是對一些觀念接受不了。但因為經過十天的選舉，聆聽演講後，人們就認識到：哦，原來民主政治是這樣的，於是社會體制也開始改變了。第三點，培養了很多黨外的人材。文宣啊，助講員啊，還有很多幫助運動的人。所以你可以看出，這三個候選人在這三個縣市，經過這十天的亮相，以後黨外如果要在這幾個地方推行選舉運動，就很容易了。國民黨以後想在這三個縣市，像以前那樣為所欲為，我估計他們已經沒有把握了。所以我說這三個人，是臺灣推行民主政治的功臣。他們三個，一個是監察委員，一個是立法委員，陳水扁是一流人才。他們肯這樣做，是很令人感動的。

還有一九八五年省議會十四個人辭職，這個「鐵三角」為了臺灣地方自治的法制化，他們辭職了。這件事引起了很大的震動，讓大家知道國民黨在臺灣推行的地方自治違法統治了十四年，